



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酱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绪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想所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人生没有一百分

那天清洁工大姐和同事发生争吵后,把科室钥匙扔在我桌上:“赵主任,我不干了。”看她微胖的身体潇洒转身,轻松离去;科室老病号再次住院,赶回来照顾的儿子几个月前还在北京打工,这次却在深圳。看他们的自由,无端生出些许羡慕。

赵医生有100次,在患者绝望的眼神、家属不能理解的冲动、社会对医者的苛责中;在怨气愤怒和精疲力竭的无助中,想脱下白大褂狠狠掷地:“我不干了”。但是101次,我深吸一口气,拿起听诊器,继续医生的职责。

参加一次会议。第二天要讲话的领导到科室看病,咽痛声嘶,咽部充血水肿,禁声休息的医嘱显然不能执行,常规治疗后,担心那长篇的发言不能完成。

第二天坐在台下,听领导讲话,开口便吃惊,这样洪亮的开场,到了慷慨激昂处,语调怎生涨得上去?知道底细的我,很怕到需要振奋高亢时,突然喉咙哑了声音。

当然,担心的事没有发生。不得不佩服领导的毅力,忍受咽痛完成的演讲,可以不被旁人察觉,激起高昂处,扩音器传出的声音,会让场的空气微微震颤,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
你说,是因为拥有越多,才越怕失去,其实害怕失去是一种珍惜,而非怯弱和功利。付出越多,收获越多,责任越多,受到的限制越多。不是成功了才坚持,而是坚持了才成功。

有段时间,心情莫名忧郁,各种焦虑泛滥,情绪烦躁易怒,内心极不愉快。为了摆脱阴晦的状况,我找一位朋友倾诉。朋友看上去乐观豁达,又颇知晓些心理知识,然而在倾诉过程中,某个话题激惹到她的痛点,直接角色转换,东风转西风,滔滔不绝地倒出满腔委屈,让赵医生心情瞬间好转。

原来,所有人的背后都有心酸委屈,只看掩饰得好不好,旁人看不看得到。见别人过得艰辛,自己暗地庆幸,不是幸灾

乐祸、内心扭曲,而是本性的流露,是对自我状况的认可和满足,是一种积极适应的心态。

当医生久了,每天都接触患者的疾病,眼界便被局限,缺少远大的宏观思维,注重个体的局部感受。当著名台湾作家林清玄去世,满屏对他追思哀悼,怀念他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优美文字,我却对他享年65岁,甚是遗憾叹息。

当今社会,医疗手段先进,国人平均寿命已达76岁,65不过刚刚步入老年,何以早早离开人世。如果文章激越奋进,象鲁迅一样充满战斗的力量,那种自我燃烧式的写作风格,加上吸烟肺病、医疗水平低下,寿命难以长久,是在情理之中。

而林先生的文字清新纯真、优美安静,表达出一种豁达恬静、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。“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,回到单纯的喜欢,是生命最有滋味的情景。”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生命,结束得实在仓促了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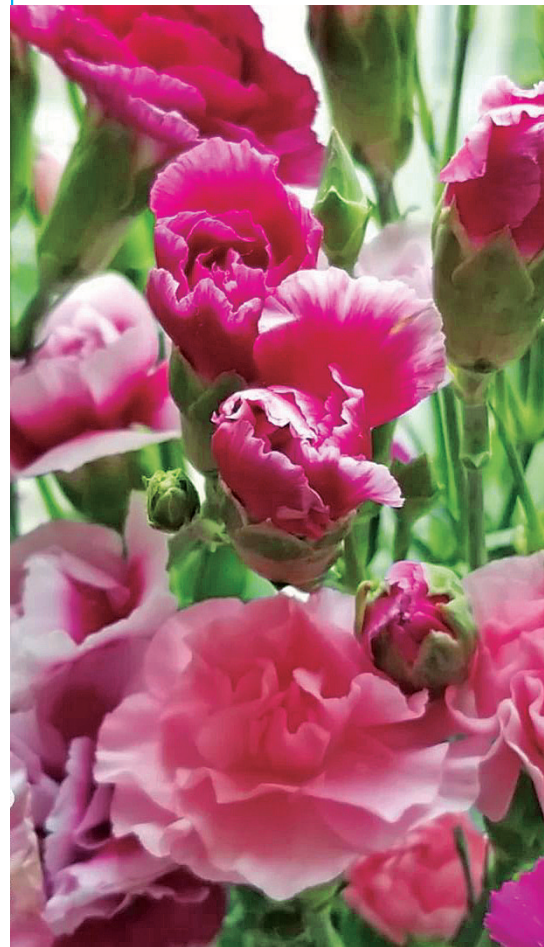
网上报道,先生是因为心肌梗死去世,说明先生平素不怎么注重身体状况,才让疾病来得突然。那看似洒脱纯真的生命背后,却隐伏着杀机重重的疾病,人生哪来真正的岁月静好。

所以,有味的人生,不只是清欢、单纯、自由,也需要努力、坚持、约束。你愤然放弃的选择,只是别人去帮你完成。

世界太大,人生太短,谁都希望轻松、富足、安逸,但总得有人去努力、创造、坚持。你说你享受了轻松安逸,却又羡慕别人辛苦艰难后的收获,是不是太贪心。

如同面临一座高山,有人奋勇攀登,顾风景,不达峰顶不罢休;有人边看风景边往上爬,一路最多这样的人,只是相互欣赏、自我满足,不要嫉妒生恨、使绊子冷剑伤人就好。

人生没有一百分,各有各的不如意。看破红尘依然爱红尘,不拘泥世俗却满足于世俗。活着,一边努力,一边享受。



连载

北河拐弯的地方

龙懋勤



齐老头刚走到厂门口,就碰到原来的保卫科长张志冲,就是外号叫“张二娃”的那个人。“张二娃”现在也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,由于脑中风,造成半身不遂,左手左脚走路来一摆一甩,但今天却昂着头,残存着几分昔日的威风。“张二娃”一眼就认出了齐广兴,他语词含糊不清地招呼道,齐……齐书记,我在这……这里等你老……老人家好久了呢。齐老头正在想他是谁的时候,张志冲赶紧说,我是“张二娃”呀。齐老头笑着把握住“张二娃”的手说,记得,记得,张科长,老朋友了,不要叫我啥书记,就叫齐老头。两人正在谈话的时候,又有五、六个人走了上来,分别和齐老

头握手,齐老头想不到这回私访还有人和他打招呼,他忍不住有几分激动,连眼圈都有点微微发红。周围也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远处围成几堆在悄悄议论,没有更多的人上前套近乎。

这时,疯老婆子高素梅正在自己的棚子门口收拾捡来的塑料瓶,以前的受害女工秦建华像幽灵一样走了过来,小声附着高素梅的耳朵说,高姨,齐广兴那老不死的杂种还越活越有精神了,现在那老东西到厂里显摆来了,正在厂门口,你老人家想不想去见见他?好机会呀。高素梅木楞楞地问,他……他还没死?秦建华咬牙切齿地说,你老人家天天咒他,他还是不死,老天爷不公道呀。高素梅瞪起一双血红的沾着眼屎的眼睛,狠狠地骂道,我……我去找他索……索命。

“张二娃”和齐广兴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摆龙门阵,周围不时响起一阵欢声笑语。疯婆子高素梅这时有点亢奋,她悄无声息走进人堆,眯缝着眼睛一看,忍不住叫了起来,你……你不是齐广兴吗?你还没死呀?齐老头当时也认出了高素梅,他嗫嚅着说,高素梅,你……你也老了,我以前对不起你,希望你原谅。高素梅虽是个精神病人,但这时不知哪里来的气力,二话不说,猛地一头朝齐广兴胸口撞去,齐老头没半点提防,身子一仰,往后倒了下去,后脑重重地叩在石板上,发出“咚”

地一声响。齐老头倒地后,眼睛半睁半闭,顿时口吐白沫,人事不醒。高素梅嘟哝着说,你……你不得好死,不得好死。

市政府大门前的骚乱终于在唐市长出来后,局面得到控制。罐头厂临时找了几个工人代表,由“牛脑壳”和伍科长领头,与唐市长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。唐市长听了两方工人代表的述说后,感到这个问题是有点敏感,他最后明确表态,重要的有两点:一是尽快与“广茂”公司的郭总协商,最好不用“广兴花园”这个名称。二是这次罐头厂国有资产出售,一并解决下岗工人的福利待遇,对于棚户区的问题,市政府一定要妥善解决。

齐老头被送进医院后,经过抢救,虽然保住了命,但可惜已成为一个植物人。何厂长带着马驰到医院去看望的时候,正好郭总郭海涛也在哪里。何厂长送上一千元慰问金,被郭海涛婉言谢绝,何厂长埋怨地说,郭总,这是我们慰问齐叔的一点心意。郭海涛不冷不热地说,领情就是了,你们的钱,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,不要问为什么。何厂长沉痛地说,想不到齐叔好好的一个人,出了意外,我和齐叔见面那次,我还劝他,不要到厂里去,真是不幸而言中,出事在我们罐头厂,我这个当厂长的也有一定责任,对不住齐叔,也对不住你们。郭总说,出了这样的

事,我对你们罐头厂更没有半点兴趣了,到此为止了。何厂长恳切地说,郭总,希望能继续合作,我们……我们握手吧。郭海涛面无表情,没有伸手,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。何厂长挨近郭海涛的身边小声说,郭总,工人不知道你的身份,在领导面前,我只说的是历史的误会,我没有出卖朋友。郭海涛冷冷地笑了笑,说不说我现在都无所谓了,就算是一场误会吧。

高素梅是间歇性精神病人,被免于刑事处罚处分。鉴于高素梅和张志成夫妇无经济赔偿能力,判了经济赔偿也无法强制执行。后来一切都不了了之,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这件事过去之后,一天上午,在厂长办公室里,马驰对何定元厂长说,不管怎么说,是我们胜利了,齐老爷子也是报应。何厂长苦笑说,你错了,没有胜利者,不能与“广茂”和郭总继续合作,我们也是失败者。马驰说,除了郭总,今后还会有李总、钱总,我们总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?何厂长叹了口气说,这回是第二十次了,又一次无疾而终,我们厂里目前这状况,还会有开发商上门吗?马驰苦笑说,那就继续熬吧。

何定元走到窗前,仰望着天,眼里有泪花在闪动,情绪有点激动,他喃喃地自语,我相信,国家和政府,不会丢下我们。

(完)